

史學叢書

史記志疑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三

國

出

方

體

三

十

番

三國志考證

太祖武皇帝

劉知幾史通稱謂篇云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其惟
武王故陳壽國志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 李清
植曰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爲大將軍則
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進爵爲王則改稱王卽曹不
未篡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
帝則其爲篡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詞以寓其
旨若孫權則雖尊後猶權之耳惟蜀先主始終皆稱先主以
此知陳壽意中隱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
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國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
則容有合於春秋也

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
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
祖

古人以陳承祚三國志與班范前後漢書並稱三史蓋承祚之
書簡質有法實良史才遠襲世期受詔作注復爲增廣異聞摭
摭繁富於是講求史學者訂訛攷異益究心焉惟承祚之書間
有纒帙而世期注徵引太博亦不免蕪雜之病且傳寫刊刻脫
誤淆亂滋多百餘年來長洲何氏焯陳氏景雲仁和杭氏世駿
趙氏一清嘉定王氏鳴盛錢氏大昕大昭陽湖洪氏亮吉鮑孫
吳江潘氏眉吳沈氏欽韓番禺侯氏康或勘誤或補闕攷證精
密讀史者咸引以爲助然空逞議論者往往泛作史評不能實
事求是其有摘錄某句某條爲之參稽徵據者又未綜全書首
尾貫穿鉤攷長樂梁章鉅先生熟精乙部於陳書裴注積數十
年之力研求獨深乃搜采羣籍一一疏通證明卽近人著述亦
搜拾靡遺去其疑而存其信於輿地辨析尤審成三國志笺證
三十卷不沿襲宋人褒貶空譏而於詳略之間默寓尊蜀抑魏
之指此則兼才學識三長不減三劉之於兩漢書吳縝之於五
代史非僅以博洽見稱而已先生歸道山之次年長君吉甫亟
謀制劄因茲曩者習聞緒論屬爲聯勒敬識其緣起如此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三月海甯楊文藻謹序

紀文達師曰此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建文而
託始於曹操實不及魏書敘紀之得體所謂可已而不已者
也 按史通周之賈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
王者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當途所出宦官攝養帝號徒
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庶書其人直云皇之祖
考而已陳氏直筆賴子玄而著也 潘眉曰班史帝紀不書

諱蓋以漢人撰漢書故諱不書史記於前代本紀皆書名至高祖但書字此古例也陳壽在易姓後修史例得書諱又曰騰封費亭侯在建和初曹騰碑云惟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皇帝若曰其遺費亭侯之國 杭世駿曰水經注潁水東逕譙縣故城北城南有曹嵩冢北有二石闕闕北有主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 沈欽韓曰靈帝紀中平四年十一月太尉崔烈罷大司農曹嵩為太尉五年夏四月嵩薨

太祖一名吉利

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太祖上有曹騰傳曰四字 李龍官

曰裴注所引皆有書名此為脫略無疑

又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

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侯於邾

隋書經籍志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 錢大昭曰錄

釋藏費亭侯曹騰碑云曹氏族出自邾蓋以姓為氏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

隋書經籍志續漢書八十三卷晉秘書監司馬彪撰 錢大

昕曰裴松之表言上搜舊聞劾摭遺逸今按注中所引有司

馬彪續漢書字紹統晉秘書監謝承後漢書字傳平吳華嶠漢書

少府張璠漢紀袁宏漢紀字彥伯晉東陽太守王沈魏書字道

監魚豢魏略字安國韋曜吳書字安國胡沖吳錄字伯張勃

吳錄名濟晉太陰騰魏紀官左袁曜獻帝春秋

思光孔衍漢魏春秋字仲元晉廣陵太守孫盛魏氏春秋字盛陽秋

虞預晉書字叔庶晉干寶晉紀字令升晉散騎常侍劉艾魏帝紀

獻帝紀中樂資山陽公載記晉書王隱晉書字處叔晉

故事不詳司馬彪九州春秋末事王粲英雄記隋志曹

騰傳無姓人作郭頌世語一作班固漢書合虞溥江表傳字

陽內史魚豢典略魏末傳不詳獻帝傳不詳譙周蜀本紀字

南王隱蜀記傳暢晉諸公贊字世道晉壽始起居注李陸

機晉惠帝起居注字士衡晉孫盛魏世語蜀世語三朝錄不

人晉百官名裴云不知誰所撰也晉百官表疑與上晉中

經傳晉書三輔決錄魏末名士傳不詳張嚴默記

先賢行狀三卷魏名臣奏不詳漢末名士傳不詳張嚴默記

失大魏文帝典論蔣濟萬機論字子通傅子晉司隸校尉袁

子字給事中袁司馬彪戰略葛洪抱朴子字稚虞喜志林字

微士殷基通語太應劭風俗通字仲張華博物志字

于寶按神記荀勗文章敘錄陸贄文章志一名文章決疑要

注字仲治杜氏新書不詳顧愷之啟蒙注徐眾三

國評徐安廣未知即此否孫盛異同評或作異同雜語又

記其寶孫綽評字興公太康三年地記不詳皇甫謐帝王世

紀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俱張隱文士傳一作傳王世

紀汝南先賢傳魏周陳留首舊傳魏散騎零陵先賢傳不

人楚國先賢傳晉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蜀中伯

曾稽典錄虞預華陽國志常璩王範交廣二州春秋謝升大

康八王隱交廣記荀綽九州記字彥舒助之孫也晉下邳人

陽記不詳異物志後漢書陸氏異林不詳列異傳魏文

葛洪神仙傳應璩書林字林山壽啟事字巨衛恆四體書

執序字五山左思蜀都賦字太庾闡揚都賦字仲初晉及

荀氏家傳袁氏世紀廬江何氏家傳會稽邵氏家傳傅暢袁

氏家記庾氏孫氏阮氏嵇氏孔氏劉氏陳氏王氏郭氏諸葛

氏崔氏之諸鄭玄荀彧顧衡邵原吳質劉廙任嘏王弼何邵

孫資嵇康兄喜華佗管輅弟長趙雲費禕虞翻諸葛恪荀勗

程曉潘岳潘尼孫惠盧諶機雲之別傳王朗家傳陸氏世頌

陸氏祠堂像費高貴鄉公陳思王王朗諸葛亮傅咸姚信張

超之集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家無涉者不在數內

又騰父節字元偉

按陳留王紀云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使使持節追

諡夫人廟號穆皇后後漢書皇后紀云獻穆曹皇后諱節魏

公曹操之中女也若騰父名節操不應復以名其女矣藝文

類聚卷九十四獻部引續漢書曹騰父萌節萌字形相近或

本作萌而誤作節歟

注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

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夏侯尚為一卷是顯以夏侯氏為宗

室矣何焯曰夏侯惇之子繇尚清河公主繇子衡亦娶曹

氏則謂為夏侯氏之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按夏侯

惇薨裴注引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

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德並未聞

以夏侯為同姓故累為婚姻孫氏所議殊非事實且其時即

以天子例曹丕又何說乎

注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騰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

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

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

父故見喎耳嵩乃疑為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

是益得肆意矣

按裴注但言曹瞞傳為吳人所作不著其名今書亦不傳前

明小說家所演即據此耳說文喎口戾不正也玉篇喎口

准切口戾也喎同一切經音義六引通俗文斜戾曰喎

孫盛異同雜語曰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

接要

隋書經籍志兵書接要十卷又兵法要論七卷又兵法接要

三卷又兵法略要九卷並魏武帝撰或曰接似當作節以祖

名節而諱之潘眉曰太平御覽八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孫

十一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大軍將行雨濡衣冠是謂灑兵其師有慶三軍將行其旗墊然若雨是謂天露三軍失徙將軍雨甚暴謂浴屍先陣者敗亡益多占驗語也

注造五色棒

何焯曰棒應改倍依廣韻注也

徵拜議郎注魏書曰太祖從妹六隱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

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

按宋奇之封不見於後漢書熊方補表亦失載考後漢書后

紀靈帝宋皇后父鄧封不其鄉侯光和元年后廢鄧父子並

被誅則隱彊侯必宋皇后兄弟行也

又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

侯康曰後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云

云通鑑考異曰耽時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

書云太祖上言切諫不云與耽同是溫公不取沈文而取魏

書也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

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

殷本考證云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濟南後

徵爲都尉此拜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敘爲正

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此餘字衍 按太平御

覽卷九十三引奏免其八下有九字是也此誤脫

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

杭世駿曰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琅邪順王容初平元年遣弟繼至長安奉章章貢獻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于帝操以此德總操操雖不就東郡當時猶以此稱之也

注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七獵以自娛樂

太平寰宇記卷十二引魏略曰太祖于譙東十五里澤中築

起精舍讀書射獵閉絕賓客即謂之譙東 水經陰溝水注

云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廩側墜臨水

徵太祖爲典軍校尉

趙一清曰此西園八校尉之一見後漢書靈帝紀 杭世駿

曰操別傳云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之操得

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臥養足創八九日

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

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

求操者多操開帳叱之皆大喜始悟是操

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

太后

黃恩彤曰何皇后進之女弟也何皇后生皇子辨王貴人生

皇子協靈帝以辨輕佻欲立協屬黃門蹇碩輔之帝崩碩謀

誅進而立協不果辨既即位何后臨朝進以銜碩之故謀誅

宦官與陳蕃賈武事同情異以忠私之分也藉國事以快私

讐鮮有不敗者況如進之優游宴斷哉

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

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宋書百官志驍騎材官別有營趙一清曰此時無驍騎將軍曹公蓋以校尉典營兵也其後乃置驍騎將軍

注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

故人成泉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又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又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懷槍曰盍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按此二書所傳大同小異末一條近是負人負我二語遂爲千古口實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八引梁祚魏國統云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始起兵於己吾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己吾水經陰溝水注云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雖以陳楚之地故梁國靈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嘉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制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陽隸之命以嘉名曰己吾

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

王嘉拾遺記云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唯覺耳中風聲脚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溼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注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變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何焯曰是時魏武以兵少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劉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爲行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注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徐彥傳注舉璽向肘者乃是袁術逼徐堅妻之物魏武曰我不聽汝乃至此其事爲有徵今以弟移作兄陳承祚之疏也

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

後漢書郡國志云壽張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光武改壽張爲屬東郡水經汶水注云汶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逕壽張縣鮑信戰死於此

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何焯曰魏武之強自此始

四年衛引軍入陳雷屯封邱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太平寰宇記卷一云黑山去封邱縣北三里魏志初平四年

袁術引軍屯於封邱黑山首矣 曹學佺名勝志云黑山卽

墨山在淇縣西北五十里墨子昔居此山

衛走襄邑追到太壽

趙一清曰太壽不見於兩漢志大約在寧陵襄邑之間詳夏

侯惇傳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童卓之

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

水經泗水注云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陵夏

邱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於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

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

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入

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

後漢書郡國志云東平國故梁景帝別爲濟東國宣帝爲東

平國屬縣亢父又章帝分東平爲任城國亢父屬任城 顧

祖禹曰亢父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本齊地戰國策蘇秦曰

秦之攻齊也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

不得方軌馬不得比行百八守險千人不得過謂此也

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

司馬樓異未詳何人

注 袁暉獻帝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獻帝春秋十卷袁暉撰

七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

顧祖禹曰濟陰城本定陶縣地或曰漢濟陰郡亦治此世謂

之左城以在左山南也後魏謂之孝昌城 沈欽韓曰退保

南城或卽此處

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

按初平三年鮑信已與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蓋

彼時但權領之耳至是乃奉天子命爲真也

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 又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

與袁術將裴奴拒險洪不得進

後漢書董卓傳董承患韓暹亂政潛召操此又言董承拒曹

洪一文不同何也

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云後漢獻帝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

侯曹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

截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紕否今以操爲鎮東將

軍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高爵並印綬符策

奉別屯梁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縣臣瓚曰此梁是周之小邑見於春

秋 全祖望曰蓋卽指楚人侵梁及霍之梁在戰國爲南梁

地近汝水之旁

注獻帝紀曰

隋書經籍志靈獻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艾撰

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東

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許後漢書郡國志注獻帝徙都改許

昌案此非也許昌以魏黃初二年改後漢書董卓傳引獻

帝春秋云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

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狹中大敗之

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

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注引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

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水經

陰溝水注云渦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北魏武王封於此終

以武平華夏矣

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云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

際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

注侍中太史令王立

趙一清曰王立卽初平四年奏日蝕無變爲賈誼所劾者宋

書符瑞志有太史令王昱豈卽其人歟史通亦是王立

冬十月公征奉

姜宸英曰前此無專官故稱太祖至此始改稱公何焯曰

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

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沈欽韓曰大將軍位在丞相下霍光奏廢昌邑王次于丞相

楊敞之下後漢書賈憲傳云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

依太尉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自後梁冀又加

殊禮增高第按屬舉高第茂才官屬倍于三公沿習已久故紹爲

太尉猶恥其班在下也後漢書獻帝紀云曹操自爲司空

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

是歲用聚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後漢書百官志注云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

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晉書傅玄傳

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

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

注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

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

周秦殲盡餓殍餒鬼不可勝言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

枝亦不能及若以爲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枝尤盛復是草

妖邪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

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注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

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按張繡傳繡武威祖厲人驍騎將軍濟族子濟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太祖南征軍清水繡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意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此與紀所載微有不同 趙一清曰昂字子脩即豐愍王有傳太祖之弟無聞東平靈王徵傳云奉叔父朗陵哀侯後樊安公均傳云奉叔父蒯恭公彬後不知二人誰是安民之父也

^注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觀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後漢書伏皇后紀云自帝都許守位而已病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

趙一清曰祭酒之稱周末有之史記荀卿三爲祭酒是也軍師祭酒本漢官見漢書鄧禹傳曹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故於三年置軍師祭酒然考之諸臣傳中無全稱軍師祭酒者荀攸爲軍師在建安三年以前無論矣後此郭嘉爲司空軍祭酒無師字勳進賈詡結銜爲軍師祭酒而昭傳云拜司

空軍祭酒則知嘉亦軍師祭酒也又賸以荀攸爲中軍師繡爲前軍師涼茂爲左軍師毛玠爲右軍師征孫權表華歆爲軍師而非祭酒也至王粲陳琳阮瑀路綰統軍謀祭酒皆記室之任也而杜襲則以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其任益輕劉楨荀緯爲軍謀掾並軍謀之屬官也想因軍師名位太尊故降而稱軍謀邪六朝時有軍諮祭酒蓋卽軍謀之易名耳三月公圍張繡於穰

水經湍水注云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收張繡之所築也

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

水經湍水注云湍水逕安眾縣而爲陂謂之安眾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過吾歸師逼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爲治涉之艱阻也

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

錢大昕曰臧霸傳太祖禽呂布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是東莞亦此時所置也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入東海利城郡未審何時并省黃初六年利城郡兵祭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則魏初尙有之

^注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

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

按王士禛詠史詩云太息王髦劍前年殺孔融曾言赦雍齒地下愧袁公此詩明言殺孔融實詠殺楊脩也九曜齋筆記云操妒才嫉能孔融楊脩世有大小兒之目而操皆除之詩意蓋謂往年誅楊脩前年誅孔融誅殺之無已也昔操之對袁以雍齒爲讐乃融見殺而彪幾濱於死脩卒不免於刑戮脩死才逾百日而操亦卒使死者有知果何以見袁公於地下乎

以其眾屬袁紹屯射犬

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野王有射犬聚 顧祖禹曰射犬城在故武德縣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畱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番廩曰繆當爲繆文選荀彧檄吳將校郗曲云薛洪繆尚開城就化字作繆李善注繆音畱

以魏種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何焯曰釋畢諶魏種而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士於時宿儒世曹大抵多在河北漢南也評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卽捐此類

而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

兵屯沛遺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侯康曰蜀志繫此事於董承死後此則在承死前袁紀同故通鑑考異謂蜀志誤關公傳亦敘先主殺車胄於建安五年前與此紀及袁紀合然竊意先主本與董承等密謀誅曹操假使其謀未洩必不先背曹操殺車胄恐當以先主傳爲是而餘皆誤 錢大昭曰此沛國劉岱亦字公山非劉繇兄也東萊劉岱卒于建安三年

孫盛魏氏春秋云

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五年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

水經渠水注云渠水又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之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運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今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卽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基並存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漢晉春秋四十七卷晉榮陽太守習鑿齒撰

時公兵不滿萬 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

何焯曰上固云分營與相當矣則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其實

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

之備走遂破辟屯

按此事亦見蜀先主傳然前於建安元年書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盡降其眾是此時劉辟已投首五年何以復有汝南劉辟等叛應袁紹乎抑或別有一劉辟也

大破瓊等皆斬之

注

公意欲不殺又明旦鑒于鏡此益不忘人

邵晉涵曰靈帝時瓊爲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趙一清曰鑒鏡不忘謂無異也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被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

潘眉曰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張郃高覽舉事立功李善注

魏志高覽此云高覽益有二名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

沈欽韓曰一統志倉亭津在曹州府范縣東古大河濟渡處今漣方輿紀要又有倉亭在大名府南樂縣西二十五里其地有倉帝陵及造書臺因以名按與紹相持處正在黎陽白馬間當是南樂之倉亭也

七年公軍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按黃初六年亦有此舉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家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酌處操本微素嘗依于玄玄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子操感知己後

經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約言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悽愴致祭以申愼懷據此則非遣使矣

注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尙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按此言窺虎而晉書王獻之傳以避唐諱改爲窺豹今人遂但知窺豹矣

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注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

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

禮

殿本考證云明年九月明記女還然後進軍則其成禮於此時必矣操譚烏得與之論禮哉姜宸英曰譚尙兄弟爲仇豈知此禮魏武欲乘其亂而取豈復暇顧忌名教裴駢殊迂甚

九年春正月濟河退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水經淇水注云淇水又南歷枋堰蓋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運故時人謂其處爲枋頭

二月尙復攻譚蘇由審配守鄴

潘眉曰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將軍蘇游反爲內應李善注

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向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

何焯曰破楷則高幹并州之援北斷拔邯鄲則袁熙幽州之援東絕擊楷必自將首運道不通則堅城大眾有自潰之勢所係尤大也

沮音泊河朔間今猶有此姓

紀文達師曰裴注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故於此沮鵠特注沮音泊又如廣平字則引續漢書郡國志注廣平縣名屬漁陽甬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與楚戰築甬道贅旒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屈字則引詩綏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則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卻正傳釋誨一篇句句引古事爲注至連數簡又如彭義傳之革不訓老華佗傳之剪本似專秦宓傳之棘革異文少帝紀之叟更異字亦開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其姓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繼字之類亦間有之蓋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爲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尙一一見其厓略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云

何焯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尙夜遁保祁山

錢大昕曰尙懼下應有遣字按袁紹傳有顧祖禹曰藍嵯

山在彰德府城西晉書注安陽境有藍嵯山後漢書袁尙書保藍口蓋藍山之口也或謂之祁山諸葛公謂曹操危於祁連者蓋卽藍口之戰云

盡獲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

魏武帝集破袁尙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尙還卽厲精銳討之今尙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披堅執銳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睛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尙單騎遁走捐棄偽節銳鉄大將軍祁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鄴定公臨配紹墓哭之流涕注孫盛云夫匪怨友人前哲所恥

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違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唐庚曰劉項受命懷王約爲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爲盟主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爲失哉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

按下十三年云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公爲丞相又十八年云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又二十一年云天子進公爵爲魏王書法並同而後漢書獻帝紀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一則曰曹操自爲丞相一則曰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

蓋陳志作於范書前且百餘年不能無所同護范書脩於宋時已隔兩朝可以據事直書其所值之時不同也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注魏書曰公攻

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

趙一清曰鄴雖破而譚猶擾其東故必斬譚而後書冀州平

英雄記云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

馬上舞

禁厚葬

宋書禮志云漢以後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

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公園壺關二月拔之幹遂走荊州

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五云潞州城漢壺關縣也上黨記曰曹

公之圍壺關起土山於西城內築界城以遮之又縣東南有

曹公壘攻高幹所築

壘渠自呼池入泝水名平虜渠又從洹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

渠以通海

趙一清曰後漢書光武紀注呼池河舊在饒陽南魏太祖因

饒河故漬使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渠水經鮑

邱水注引陳壽魏志曰曹太祖從洹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

通河海濡水注曰濡水自雍奴縣承鮑邱水東出謂之鹽關

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洹口俱導世謂之新河陳壽魏志以通

河海也道元兩引陳志俱有河海字與今書不同河即呼池

河也

三國志新語卷一

長樂梁章鉅撰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還鄴

趙一清曰袁譚既死尙熙遠遁尙有高幹偏強肘腋既斬幹而袁氏親屬盡矣乃始經營鄴都也

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

姜宸英曰士大夫將士也見李廣傳 趙一清曰祁原傳注

引原則傳亦有此稱

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堙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

水經濡水注云盧龍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

東至青陁盧龍之險峻坂繁折故有九崢之名盧龍故城魏

武征蹋頓所築也 顧祖禹曰白檀廢縣在密雲縣南漢置

屬漁陽郡以縣有白檀山而名後漢廢平岡城在營州西南

五百里漢縣爲右北平郡治後廢柳城廢城卽營州治也其

故城在營州南漢置縣屬遼西郡後漢廢俱在今大寧衛東

尙邸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錢大昕曰以烏丸鮮卑傳考之右北平單于乃烏延非能臣

抵之其名能臣氏者則代郡烏丸非右北平也氏與抵音相

近

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

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尙熙奔遼東

水經大遼水注引英雄記云操一戰斬蹋頓首擊馬鞍於馬

上林舞又博物志曰魏武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

之殺傷甚眾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呼奮起

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輓獅子將

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

還未至洛陽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水經巨水注云魏武玄武故苑舊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漁

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絕滅略無遺跡

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後漢書獻帝紀云曹操自爲丞相又百官志注董卓自太尉

進爲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爲丞相御史大夫爲御史

大夫則罷三公官御史大夫不復補矣

注先賢行狀曰瑒字孟平廣陵人

後漢書徐瑒傳作字孟玉疑此平字誤

又瑒得術璽致之漢朝

北齊書辛術傳云術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此璽卽秦所

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

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

帝承和中懷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送於建鄴歷宋齊梁陳敗

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

送於術故術以進焉魏書太武紀太平眞君七年鄴城毀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潘眉曰劉表傳鄧義卽此人義字當作義

衛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

唐張懷瓘書斷云八分書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召之三徵不至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書如鵠羽未息翩翩自逝晉書衛恆傳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有耿球碑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 林暢園師曰玉海引削下有而字兩札字並作柎

又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尙書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吏曹尙書典選舉齋祀晉書職官志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尙書於此始見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

又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 又鵠字孟黃安定人

何焯曰書苑菁華動作勒宋本黃作皇 趙一清曰水經注書斷並作皇蓋古字通

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 又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

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太平御覽卷十五引英雄記曰曹公赤壁之役行至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路又江表傳云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得此名 鄭蘇年師曰水經注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按水經注云左逕者江北也云右逕者南岸也 方輿紀要云劉主據樊口進兵逆操過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漢閒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也當以嘉魚之赤壁當曹軍之事自元和郡縣志以赤壁與烏林相對則誤以古蒲磯山爲赤壁是今沔陽州地失之遠矣 唐庚曰世之爲將者務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獨韓信能之其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萬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眾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歲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眾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漢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眾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漢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漢高祖豈易得者